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二・經部・禮類

禮書通故五十卷校文一卷(卷二十九至卷五十)

〔清〕黃以周撰

一

禮說六卷

〔清〕黃以周撰

六七七

魯禮禘祫義疏證一卷

〔清〕皮錫瑞撰

七七三

2265/02

# 禮書通故

二

〔清〕黃以周撰

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九年刻黃氏試館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六〇毫米寬二三二毫米

校文一卷原缺今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補配



觀禮通故一

禮書第二十九

定海黃以周述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亏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謹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亏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元駁云此皆有似不為古皆案覲禮曰諸侯壽朝皆受舍亏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以周案段懋堂謂此條許鄭無異不尋云駁此說未是許泥周禮鄭欲兩通之引覲禮壽朝云朝通名明公羊四時見天子曰

覲

朝之義引周官秋覲云據時所用明周官所言為時王禮也其實朝覲皆四時通侮當以鄭志為長覲亦不專屬秋書言肆覲東后在春二月春秋傳言晉侯出入三覲在夏五月詩言韓侯入覲亦難決其定在秋故蔽文朝亦覲覲亦朝對文則春秋秋覲曰公羊說四時見天子皆曰朝謂朝宗覲遇皆有朝名朝不專屬春又曰卒而相逢亏路曰遇謂卒遇亦謂之遇遇亦不專屬冬知蔽文對文之有別古義皆通泥之悉窒矣 又案隱四季公及宋公遇亏清何注云古者有遇禮為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亏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僂先君以相

接此為卒遇之禮易遇其配主雖旬无咎鄭注云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畱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亏主國以為隄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畱非常此為朝遇之禮

覲禮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匹唯此存爾放繼公云此篇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亏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別萬斯大云朝覲止是一禮無春秋之異盛世佐云此篇自郊勞以壽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亏朝禮故略之也以周案朝覲二禮斷非儀節悉同亦不

覲

如注所言省備迥異覲禮一篇即朝外諸侯之通禮其曰覲者所以別日視朝之朝非舉秋覲以別春朝也蔽文四時皆可謂之朝亦皆可謂之覲覲篇末廣述巡狩會同則朝宗遇之異同篇中亦必兼及之特其簡多殘闕不獨郊勞以壽賜車服以後文有未具耳金誠齋云儀禮如鄉飲酒鄉射大射三篇其禮多同文各詳載其所省者不過一二句或數字以可彼此互見故略耳此篇多缺文非以有朝禮而略之也鄭謂享獻不見文似有誤下經明言享不尋云不見魯疏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為義賈疏謂據大行人文說並未是教氏以此篇不

專指秋觀言尋之云同姓大國之禮亦非下經明言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是非專為同姓也

馬融偽孔傳說虞書羣后四朝四面朝亏方岳之下鄭元說巡守之季諸侯見亏方岳之下其闕四季四方諸侯分來朝亏京師歲徧蔡沈說巡守之明季東方來朝明季南方來朝又明季西方來朝又明季北方來朝以周案上文東巡守云肆觀東后已見方岳之朝此處不應重見馬說非當從鄭注

鄭元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嬰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熊安生云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季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季一巡狩此言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分為四部四季又徧總是五季一朝天子乃巡守孔穎達云尚書鄭注云巡守之季諸侯朝亏方嶽之下其闕四季四方諸侯分來朝亏京師歲徧則非五季乃徧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以周案鄭意四方諸侯各分時來朝一服歲徧四服四歲而徧五季天子又巡守熊說是也如孔疏四服諸侯歲徧朝是國君道長矣

賈逵說諸侯來朝以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觀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趨四時助祭

也馬融說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假令東方侯服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觀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觀以其在北方當方分之在西畔故云觀何休云五季一朝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賈公彥云鄭志朝觀四時通稱故觀禮亦曰朝若然鄭不與馬同此大行人注云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似用馬氏之義以周案賈氏以一方四分之馬氏以服之一面四分之鄭不從馬云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用賈逵說也賈疏用馬申鄭失其意矣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季一小聘三季一大聘五季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季之闕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法鄭元駁之云三季聘五季朝文襄之霸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巨非虞夏及殷法也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閉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以周案鄭云三季聘五季朝文襄之霸制據昭三季左氏文也又昭十三季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閉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與文襄之霸制又異故鄭云說無

二



所出賈逵服虔以爲歲聘聞朝是朝天子之法三季聘  
五季朝爲諸侯自相朝之制崔靈恩以爲歲聘聞朝是  
朝霸王之法三季聘五季朝是朝天子之法賈服之意  
在彌縫左傳崔氏之意在彌縫王制變之周初之制與  
古制未必同春秋之制又未必同周初大行人所言周  
初之定制也公羊言五季一朝虞夏之古制也左氏成  
十二季傳言諸侯聞于天子之事則相朝聞謂聞服無  
事卽王制所謂天子無事諸侯相見曰朝穀梁隱十  
一季傳所謂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是春秋之初朝無定  
期也昭三季傳子太叔言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春秋

觀

五

之季會盟亦無定期也昭十三季傳叔向責齊同盟言  
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聞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再會而盟此不過引古禮以明再朝再會厭愆今季復  
會宜盟未嘗隕定其季則聞朝者亦卽所謂諸侯聞于  
天子之事則相朝是也舊注聞爲三季于訓詁已不合  
以再朝之會爲六季再會之盟爲十二季則叔向此言  
反與齊人以口實亏本意更相左不獨十二季有四朝  
亏經傳文一無依據也是則左氏家言三季一朝實非  
傳意而公羊家言五季一朝實與左通諸侯五季一朝  
王魯語曹劌所言五季之中四王一相朝是也一相朝

謂朝天子據賈逵注諸侯將朝天子先自朝以講禮則  
五季之中一朝天子一自相朝是有一朝矣文十五季  
傳所謂五季再相朝以修王命是也五季一朝爲古制  
將朝天子先自朝是謂五季再相朝傳亦以爲古之制  
蓋春秋之世兼行古禮故晉文襄又取是禮以爲朝盟  
主之制昭三季傳子太叔所謂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  
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是也云不煩諸侯者譏時盟  
主微朝愈煩不能修文襄之制耳注疏反據此言以證  
文襄以再五季再朝盟主之說纏地紕繆經義長晦  
孔穎達云大行人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

觀

六

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魯服六歲壹見  
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季一朝之事昭十三  
季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聞朝說者謂三  
季一朝六季一會則彼六季一會與此六季五服一朝  
事相當也蓋周禮因貢而見不必皆君自朝陳祥道說  
輿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故周官曰六季五服一  
朝蘇軾秦蕙田說一朝畢朝也周官舉其綱周禮分其  
目六季之內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再朝餘皆一朝  
毛奇齡方觀承說侯服歲壹見言六季中之第一季侯  
服來朝也二歲三歲亦是第一歲第二歲以周案周官

篇本偽書當從周禮叔向有歲聘開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之語異義引左氏家說以為十二季開有四朝據偽周官篇十二季祇再朝身能相當五服盡朝京師亦惟十二季王不巡守乃有之非常法也如陳氏說六季之內既有當朝之期又有盡朝之期則采服雖四歲見衛服雖五歲見實與男服之三歲見者等此說亦謬大行人侯服歲壹見云云本非朝例故經文祇言見鄭注以為朝貢之歲其說最通朝者諸侯親往貢則使其臣蘇秦以見當朝更非毛方說較通

鄭元云殷規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

觀 七

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季七季十一季以周案一服朝者謂無他服朝見之歲也云在元季七季十一季者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男服六歲壹見鄭注釋以朝貢之歲其意侯服歲壹見元季七季十一季為侯服朝歲其餘為因貢而見之歲元季甸男采衛男皆無朝見例止有侯一服朝二季甸服朝侯服見為二服三季男服朝侯服見亦二服四季采服朝侯甸服見為三服五季衛服朝侯服見又二服六季采服朝侯甸男服見為四服七季六服一朝已畢甸男采衛男又無見例

又為侯服一服朝八季甸采服朝侯服見為三服十季男服朝侯服見為二服十季衛服朝侯甸服見又三服十一季甸男采衛男又無朝見例又為侯服一服朝後別有圖賈氏疏此未明孔疏云大行人文是因貢而見不必皆君自朝其說雖是而亦未諦

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同殷相聘世相朝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季一小聘三季一大聘五季一朝鄭元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依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王制所言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以周案大行人

職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九州之外蕃國世壹見此諸侯朝見天子之禮也此云歲相同殷相聘世相朝為諸侯邦交之禮非行之于天子聘義言比季小聘三季大聘亦云天子制諸侯與大行人文合王制直以此為行于天子之禮與周禮文違故鄭斥為霸制昭三季左傳云晉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一聘五歲而朝此鄭所據之文也熊安生以王制所言為虞夏法或以為殷法孔疏已駁之

春秋文十五季夏曹伯來朝左氏傳云諸侯五季再相

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杜預云十一季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季以周案五季再相朝有四說據賈注謂一朝天子一自相朝據鄭志謂一朝正朝一朝罷朝據何氏宣九季公羊傳注諸侯五季一朝為正恣五季再相朝為近尋正杜氏則以為三季一朝五季再朝攷春秋經曹伯十季秋來朝至十五季夏又來朝甫及四季亏朝例較速左氏亦嘉其近尋正故以為禮云五季再相朝古之制也又發明其近正非正之意五季云者明此甫及四季也至十六季秋來朝斯正矣五季統始終言之宣公五季春公如齊九季春正月公如齊事

觀

九

與此同何注云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不就十季月者五季再朝近尋正義可互證所异者左氏五季據始終言故以為正何注五季據相及言故以為近正而再朝必周亏五季其義同也賈鄭兩說雖亦可通揆以經傳再後文義似此為尋 又案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季四王一相朝此春秋時諸侯見王之通禮也而諸侯亏修王命之季有如賈侍中注所謂將朝天子先自朝亏是有五季再相朝之禮此古之制也賈注魯語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闕朝以講禮五季之閒四聘亏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自朝也賈注

先自朝義似添說其意實兼釋五季再相朝而言謂今將修王命以朝天子先自相朝以講禮是五季之中相朝者再矣賈注以歲聘為五季四聘闕朝為五季一相朝此賈氏融會內外傳之言以為注者也左傳賈注已逸猶賴此注之存可通左傳杜注以闕朝為三季一朝遂以曹伯十一季朝十五季朝尚有愆期之嫌大謬又案賈氏以歲聘闕朝為朝天子之恣三季聘五季朝為朝霸王之恣此注引左傳歲聘闕朝之文其意四王與歲聘同一相朝對四王為文是據諸侯自相朝而言故曰而一相朝者以別異之竊玩魯語本文四王謂使

十

卿歲聘王賈注是一相朝謂諸侯自朝王不必如賈說五季之中四聘王一朝王為春秋見王之通制其諸侯自相為三季聘五季朝用文襄之霸制所謂闕朝者即諸侯閒亏天子之事而相朝之義初非隄以三季亦不必隄以五季

鄭志云孫皓問左傳諸侯五季再相朝古之制也不知所合典禮答曰古者據時而道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季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季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尋而詳孔穎達云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季一巡

守其閒諸侯分為五部每季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季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再季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以周案夏殷天子六季一巡守說無所出畿之外四服分為四季朝其不朝諸侯朝亏罷朝之季是五季之中諸侯有再相朝法一為朝正朝一為朝罷朝若然夏殷之朝仍分四部與唐虞及周並同孔疏分為五部而朝罷朝之義不明再相朝朝罷朝並謂朝天子孔疏以為朝罷朝之諸侯是五季內五部各一朝何以解鄭再朝之意又案朝罷朝公羊何注亦有是語隱四季注云朝天

觀

上

子若朝罷朝卒遇亏塗又七季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為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何注以朝罷朝別朝天子似謂朝諸侯之朝罷而歸者孔疏本此為說而與鄭志實有難通蓋朝罷朝必古語而何鄭之解義自異爾何休云禮朝受之亏太廟與聘同義鄭元云春見曰朝受擊亏朝受享亏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亏廟以周案四時朝皆受亏太廟當從何注覲禮鄭注亦云四時朝觀受之亏廟朝以受擊為重受擊宜皆亏廟聘為朝事之細猶然而況朝為大典謂擊不廟受其說非也然覲禮王不迎諸侯而大行人有賓主朝佐之儀是王出迎矣

覲禮天子負斧依而曲禮既言天子當依而立曰覲又言天子當立而立曰朝是王在朝矣鄭注欲兩通其說故云朝受擊亏朝覲受擊亏廟其實大行人所言專指享禮曲禮則言外諸侯與內諸侯朝覲之異非以秋覲春朝對言也

記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立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元云諸侯春見曰朝受擊亏朝受享亏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亏廟殺氣質也朝者依內朝而序進覲者依外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亏依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

觀

上

秋萬斯大云天子將入廟受覲從路寢乘車而出諸侯先俟亏門外天子至立下車諸公侯分班朝見以通姓名即所謂天子當立而立曰朝儀禮不具文略也及天子入廟負斧依南面而立侯氏入門右坐尊主再拜稽首即所謂天子當依而立曰覲文詳儀禮朝先覲後通言之皆曰朝但臣之見君以北面為正故儀禮獨以觀名如先儒說秋冬覲遇行北面再拜春夏朝宗止東西一立而退何以明君臣之義乎金鶚云均是諸侯乃春夏來者寬以待之秋冬來者嚴以接之果何義邪凡朝聘皆必受擊亏廟謙不敢當若為先祖而來也必無受

學于朝之禮且諸侯尊學必北面而此云東西面其非受學甚明萬氏不分四時可謂卓識視鄭說為長然以覲禮考之天子負斧依以持蕪當曰東西面之文所云載龍旂孤獨乃朝者朝即覲之通稱也曲禮先言覲後言朝萬氏乃謂先朝後覲又與經不合且通姓名摺介之辭曰豈自稱姓名于天子哉竊謂諸侯既入廟行覲禮次日天子視朝諸侯又行朝禮蓋覲以正君臣之分故北面朝以通上下之情故東西面覲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同姓為先異姓為後親親之義也朝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尊尊之義也東面為尊故諸公居之以周

覲

士

案金說朝聘皆受學于廟與公羊何注鬪合隱十一季受之于太廟與聘同義又七季注云禮聘受之于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且重實也金氏尙未檢及此注而諸侯尊學必北面為禮經之通例此說說聞與之同是已其駁萬氏先朝後覲為當先覲後朝說皆無據覲禮云諸侯拜朝又云載龍旂孤獨乃朝明朝覲之通稱非覲拜有朝也曰為人君曰視朝所立之仗東西面為諸臣曰視朝所就之仗朝覲之朝不在曰朝覲之尊學無東西面曲禮當依曰覲當曰曰朝以外諸侯之朝覲與內諸侯之常朝對言非以秋覲別春朝亦非覲後別有朝也且曲禮所述為異代禮觀其下言五官不言六

官自知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與司士所正朝佐既異與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亦殊必據曲禮以合禮經周官多見其牴牾矣又覲禮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尙左也曲禮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是尙右也金氏欲合曲禮于禮經謂諸公東面東面尊則同姓西面反卑于異姓而非為先詎不自相矛盾耶通姓名為摺介之辭金說是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注云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

萬斯大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即左傳所謂不期而會曰遇也言兩君未及相期倏然道路相見故曰遇非

覲

士

謂有期日而先相見也以周案兩義兼備隱四季公及宋公遇于清八季宋公衛侯遇于犬丘莊卅二季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皆未及期而先相見傳明著之矣周官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而覲禮云乘墨車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賈公彥云偏駕謂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彼據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昇申偏駕此春夏受學在朝無迎送亦應偏駕不來今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並昇申上服明乘金路之等昇有樊纓九就貳車九乘憲士奇云覲乘墨車蓋將請學所以自貶損

朝則建旂乘路焉故詩蓼蕭采芣皆諸侯朝天子之詩曰偉革和鸞曰旂泝鸞鸞康成見觀乘墨車遂疑朝亦然故蓼蕭箋云此天子之車飾失之采芣箋仍以爲諸侯之車服金鶚云此節禮記諸侯朝觀之禮統始終言之非一時事公報桓圭四句及賓主之閒九十步四句此觀時禮樊纓九就二句王禮再裸三句此饗會時禮以周案大行人建常九旂數句文在朝享裸饗會之上是入境郊勞之車馬也故鄭箋采芣詩據之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其行朝禮自乘墨車與觀禮同義當從鄭自賈

觀

五

疏不尋其說誤以樊纓武車爲行享之車乘俱到經文以就已見金氏遂謂此節禮記其禮非也未云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乃統始終言之故特云出入謂自來至去也經文甚順解者自繆任氏弁服釋例誤與金同鄭元云大行人其朝佐賓主之閒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朝佐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侯子男立當衛王立當軹與熊安生賈公彥說春夏受學在朝無迎法行朝禮訖乃行三享在廟乃有此迎賓之法也觀禮受學受

享一無迎法崔靈恩孔穎達說諸侯春夏來朝至皋門外陳介時天子車在大門內傳辭訖天子乘車出大門外下車若立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夏不別迎也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亏路門之外諸侯夏易服朝服報學入應門行禮以周案觀下文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配饗禮九獻會禮九舉則此其朝佐云云者據享禮饗會而言不關朝觀之法也司儀云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則享禮有車迎之法矣齊僕云朝觀宗遇饗會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謂朝觀宗遇之饗會皆有車迎其法

觀

末

如大行人職各以其等爲之矣朝觀本無車迎法而此云朝佐賓主之閒若干步者兼明朝之交擯傳辭其立佐同巨大行人司儀並詳述享而朝略之者朝禮天子不下堂無迎賓指讓之節舉其禮之繁者其省可知也鄭注此朝佐爲車迎所立處又注下廟中將幣三享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此車迎之法鄭亦據享而言疏家以此爲春朝迎法實與經注俱違崔說夏受學重亏受享受學冕服受學反易朝服亏禮不倫 又案聘禮有迎賓法者聘非已臣主君客之故經謂之賓朝觀皆已臣也謂之侯氏明不客也且聘

禮聘享同日既聘卽入廟行享禮無大門內迎送故亏聘先迎之朝觀與三享異日享時修賓主之儀有大門內車迎送故亏朝觀時可不迎疏家據聘禮迎聘賓遂謂朝亦迎賓非金誠齋據聘禮聘享同日遂謂朝觀三享亦同日享無車迎之故亦非

惠士奇云大行人侯伯立當拜侯侯俗佗疾論語疏引佗拜侯云當拜侯胡下小雅蓼蕭章疏引同蓋說文疾佗疾古文侯佗侯相似易亂又說文引佗拜軌云軌車軌拜也軌拜曲中下衆在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古侯與胡通以周案惠說

觀

七

賈公彥云齊僕職朝觀宗遇饗會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謂因此朝觀宗遇而與諸侯行饗會在廟有迎送陳祥道云春朝夏宗秋觀冬遇其送迎之禮竝同金鶚云朝觀必無迎賓之故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後行饗會亏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故齊僕言朝觀宗遇饗會皆乘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會時經文甚明必言朝觀宗遇者以饗會不專在諸侯朝觀故特著之也賈疏謂饗會有迎賓送此獨尋之見愴疏大行人賓主之閒謂春夏受享時迎賓亏義不通夫賓主者敵體之併諸侯亏天子豈可言賓主所謂賓主之

聞特虛擬其佗以廟門爲阻耳若朝觀後饗會則不交

揆觀公會大夫禮無旅擯之文與聘禮異可知不交擯則賓主之閒公不尋有九十步天子迎賓亏大門內南面旅擯之諸侯宜各近天子北面拜稽首故知賓主朝佗非在饗會時必在入觀時也以周案朝觀宗遇饗會謂朝觀宗遇之饗會非六字平列陳說非賈疏大行人依注立文其齊僕疏本熊安生說金說同熊甚明但因此并謂享不迎賓又失之矣司儀云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及出車送此爲諸侯自相朝禮雖難必其與天子同而大行人曰其朝佗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

觀

本

軾擯者五人下卽實以享禮饗會四者明天子之享禮饗會皆用此朝佗故特言其字以提之則享有車迎送可知饗會亦用此賓主之閒又可知朝觀之時正君臣之分不尋稱賓主至享禮饗會則講賓主之禮矣曰賓主之閒正所以別朝觀時也金氏乃謂此必在入觀時非饗會之禮說太左矣以賓主之閒爲虛擬其佗說更滑矣

江永云或疑朝觀無迎賓之故愚謂其擯當交擯介與擯皆遞傳故經文亏大國之孤特云不交擯明諸侯當交擯也雖交擯而無三辭侯氏一請天子卽有許入之



辭如覲禮伯父其入之云亦遞傳之儀禮當有朝禮一篇覲禮亦當有大門外陳擯介傳辭之儀蓋朝儀已詳故略爾若曲禮當白而立自是記人之異說以周案覲禮不迎賓曰嗇夫承命曰侯氏肉袒曰擯者謁曰擯者延并用純臣禮見何陳介傳命之有江說甚謬

鄭眾云凡諸公相為賓積問旅擯九人傳辭郊勞將幣交擯擯者交也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

鄭元云積問之禮皆使卿大夫致之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佐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持對佐皆當其末擯焉主君郊

覲

五

勞交擯各陳九介使傳辭以周案合讀先鄭各注旅之言臚臚之言傳旅擯者眾擯臚傳其辭也交擯不臚傳則擯者面賓交相言凡日擯者皆上擯其三辭亦賓與擯者面相辭意與康成正相反以經記覲之當以先鄭為長如聘用旅擯司儀有明文而聘義則曰介紹而傳命謂賓以命傳介介以命傳紹以次遞傳上擯以告主君論語君召使擯亦為聘禮而皇侃等釋指所與立亦以為擯傳辭有左右揖此皆旅擯傳辭之明據也聘義釋介紹傳命之義曰君子亏其所尊弗敢質鄭注質謂正自相當為聘賓臣不敢正當君故用旅擯以次傳命若然則

諸侯相為賓主正當介紹雖陳而實與上擯親對可知矣鄭此注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于聘禮注云此旅擯也不傳命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孔疏分傳二非鄭意觀直破聘義之文以守己說是豈然哉攷覲此注自知禮天子不下堂用臣禮見曰嗇夫承命曰侯氏肉袒經無陳介之文至覲天子于壇宮鄭注以為時會殷同禮乃曰上介奉旂置于宮曰四傳擯是旅擯傳辭之法如禮以旅擯見亦所謂君子亏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其享禮天子親迎用賓禮見故經曰交擯三辭先鄭云擯者俱三辭謂主之擯者辭其以禮來賓辭辭其以交擯見辭實禮也大國孤卿來

覲

五

聘直用臣禮故曰不交擯無辭文兩君相見賓與主敵主君如禮以交擯見而賓不敢居賓禮故經亦曰交擯三辭其積問使卿大夫如禮用旅擯無辭文其卿大夫之來聘亦如禮用旅擯而司儀云旅擯三辭又辭客禮也交擯者賓禮也旅擯者客禮也鄭注聘義云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己則三讓之是也上公介九人擯五人大行人有明文云九人傳辭反踰天子之數此先鄭之失也旅擯交擯斷不可合為一劉端臨謂交擯旅擯皆傳辭以致二禮不分此申先鄭者之失也鄭注使者七人七乃五字之謬鄭為此經以諸公相為賓立文

與下諸侯諸伯諸子男有別故據大行人上公之禮以  
為釋下釋交擯云各陳九介意同劉楚楨妥謂鄭以此  
為兩君相見及遣使行聘之通制又嘵嘵致辨而不以  
聘禮大行人諸注總覈之此議鄭者之失也其旒擯交  
擯之陳法詳聘禮門

鄭元云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揖左人左其手揖  
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背後稽如也劉台拱云舊說  
或以為朝或以為聘各據一偏此通論擯相之事交擯  
傳辭旒擯亦傳辭旒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  
臚句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然則臚擯

親

主

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聘禮  
畢君命上擯送賓有反告賓不顧若諸侯來朝主君親  
送安有上擯復命之事以周案交擯禮簡無待久須所  
以安賓也旒擯禮繁在賓以不敢質為敬在主人又以  
多文為敬禮非一端義各有當矣論語之左右指為聘  
禮之傳辭傳辭之法合讀聘義介紹而傳命主賓記  
喬夫承命主主人二文自見劉說旒擯傳辭義本先鄭  
是已謂交擯亦傳辭參用後鄭則旒擯交擯有何區別  
劉楚楨不顧其說之不通惟家學自守未免自護誤人  
矣

委廷堪云凡天子虧諸侯則傳擯諸侯虧聘賓則旒擯  
傳擯即交擯劉寶楠云交擯者敵體之禮旒擯者君臣  
相行之禮旒擯猶言傳擯以周案天子親禮傳擯即旒  
擯其享禮則交擯諸侯相為用交擯虧聘賓則旒擯交  
擯賓禮也旒擯客禮也交擯旒擯皆陳眾擯卿相為下  
大夫一人擯大夫相為士一人擯故諸侯朝天子交擯  
辭卿大夫聘諸侯旒擯亦辭諸說各泥一偏胥失之

鄭元云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諸公  
相為賓既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而迎孔穎達云諸侯  
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辭之禮

親

主

以周案司儀車逆拜辱文並任交擯三辭之後故鄭云  
然胡竹村從孔疏劉楚楨又謂鄭注不及孔疏之長是  
何見邪

周官司儀諸公相為賓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會賓繼  
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鄭眾云言賓所當拜之禮者拜饗  
餼拜饗會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故曰皆如主國  
之禮鄭元云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  
也賓繼主君者儻主君也儻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饗餼  
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饗陳  
之積者不如也以周案大行人諸侯將幣後有王禮饗